

大華文學叢書



木圭著

背上了十架

大華文叢書第一種

背上了十字架

木圭著

大華圖書公司發行

白 曙 主 編

大 華 文 學 叢 書

第 一 輯

積	漬	斗	拔	銀	爐	圈	在	背	他	遺
風	羽	室	心	粟	炭		晨	上	們	
文	雜	漫	草	集	集	外	曦	了	七	
話	記	步	雜	散	散		中	十	個	珠
短	雜	雜	文	文	文	短	短	字	中	中
文	文	文	載	白	辛	篇	篇	架	篇	篇
論	唐	柯	道	曙	勞	鐘	田		蕭	林
	駿	靈				望	青	木	岱	珏
	齋					陽		圭		

大華文學叢書 第一種

背上了十字架

實價一元

著者 木 圭

發行者 王 俊 臣

印刷者 大華印刷公司

出版者 大華圖書公司

總發行所

大華圖書公司

分 售

重慶 星洲 貴陽 梅縣
 金華 西安 福州 泉州
 桂林 成都 巴城 溫江
 昆明 韶關 曲江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1941. 6. 10初版

目錄

一個夜間的故事	一
背上了十字架	一〇
她	二九
圍巾	三七
魔窟	五〇
菩薩奶奶	六〇
新生	七九
錶	一一七
寵愛奴隸	一二五
後記	一三二

一個夜間的故事

我算是在那裏看書，一個個字面從我的眼前跳過，但一段看過了，還需要重新看起，我忘了這裏面講的是什麼。也不知怎的，眼睛老望着那隻鬧鐘，已經快十二點了，爲什麼他還回不來？

爲什麼還不回來？媽媽的鼻鼾比往常更響亮，也更急促；是夢着恐怖的夢？是在跟別人生氣？二層閣樓的鼠的跳竄在今晚聽來也特別煩躁。我老是想着他，莫非他在打牌？在喝酒？他可從沒這種習慣。看電影，上朋友家談天，也該是回家的時候啦。上那兒去呢？除了知道他是幹正經事以外，我不能確知他的去處。

我手裏拿着書本，却留意着外面，每輛黃包車或汽車的駛過，都逃不過我的聽覺，也細細地分辨着各種足音：朝東的，朝西的，布鞋還是摩登女人的高跟鞋？每一次

可能是他的聲音，我都寄以殷切的希望，可是我聽不到他的歸來。

馬上就要回來了罷？無論如何，他總得趕在戒嚴前回來。我想起來，那夜，他也不在十二點二十分剛趕到嗎？說不定他嘻嘻哈哈的走在路上，還笑我過慮呢。是的，準是這情形了。一想到這裏，所有我的担心和焦急彷彿被一陣清風都給吹走了。赫，這不是一輛黃包車在弄堂口停下，鐵門開始移動，接着是熟悉的步聲劃破了這靜寂的夜空，被過分的驚喜支配着，我近乎有些顫抖，要去開門了，但一下子所有我的熱度從沸點馬上降到冰點，我聽到隔壁人家的敲門聲之後呢？自然是被別人迎了進去。

我懷着受騙後的憤怒，怪那熟悉的步聲不該像他，還嫉妒別人的獲得勝利，而剩下來的我，却仍是孤單地，爲恐懼和憂慮侵襲着，我受了失望的打擊。

突然的，一種刺耳的響聲驚擾我，不會是救護車送他回來受了傷？這怎麼可以呢！幸虧我立刻意識到那原來是鬧鐘在那裏鬧。咳，十二點一刻，要是——要是再過

一刻鐘不來，那將是怎樣的情境？

我不敢想象下去。

我重複一遍，他不愛打牌，從沒上過舞場，也決不會喝醉了酒迷途，想不出他能勾留的地方除了他的朋友，但誰呢？誰？如果他重要的事情非到這遲不能走或有住夜的必要時，那他準會想到我在擔心，也準會打電話安慰我的。然而現在……

我走到了電話機旁，等待着鈴聲的振動，電話機兀立着，默默地，吝嗇牠的一絲聲音，彷彿在那裏示威，驕傲。像鬥敗了的蟲子似的我重新縮在一把椅上。

五分鐘又過去了。

還是找他去罷，我匆匆穿上大衣，可是，上那裏找他？

忙亂地在他的抽屜裏找一本小冊子——他的朋友的地名錄，所有的東西全給翻出來了，只少了這冊子，也許是給他帶在身邊了罷？我把自己的那本拿出來，每一個名字都仔細地檢閱着，一面儘我的可能拚命地記憶，我雖不能認識他的全部

朋友，但比較接近些的，我都知道，逐一地思索過去：這個大概不會和他在一起，那個不必碰着他，另外一個更沒有會面的需要；忽然，我想起W先生，依稀記得他曾經說過，要和W先生談談，他家裏離這裏近，時或來來去去，又有電話。打個電話去問問看，或許在他家裏，對咧，有希望，事實上我也只有這惟一的希望了。

顧不得禮貌，也顧不得半夜三更去驚擾人家，我興沖沖地撥了W先生的電話號碼。他果然在家，竟也沒有睡，而且接電話的就是W自己。這一着我以為準有了把握。

「××不在你家裏？」

我幾乎是用了顫抖的聲音，顫抖中我也聽得出自己的喜悅，我將要獲得了肯定的答覆，這不就解決了我所擔憂着的問題？

「沒有一個客人在我這裏，什麼，他不見了嗎？」

我幾次叮嚀他別跟我開玩笑，是不是真的不在他都以嚴肅的態度重複他的

同樣的答語，而且斬釘截鐵地加了幾句：

「我看，他不會回來了，不是已經過了戒嚴時間了嗎？連汽車都不許通行，因為現在是五月啊！只好等明天再說了，說不定明天一早就會回來，但要是發生別的變故，那就……那就……你此刻也不必找他去，這是徒然的。」

爲什麼是徒然？爲什麼用不着找他？而且我的錶上明明只有十二點過二十五分，不是還有五分鐘的最後希望，「已經」戒嚴是他恐嚇我的？這傢伙壞蛋，我疑心他是幸災樂禍，故意給我絕望的難堪，他那些假意的安慰是嘲笑，是戲弄我。賭氣那樣的掛斷了電話，我立刻又撥了9 5 6 7 8（問鐘點處）對方的聲音反反覆覆地報告：

「twelve——thirty three 十二點——三十三分。twelve——」

也是個壞蛋，怎麼時間過的比往常特別快，可是我却不得不服從她，把我的錶撥快到正確的時間，開始相信已經戒了嚴。

我伏到陽台上去，水泥的欄干接觸着我的手臂，是冰樣的冷，弄堂裏死去般的沒一些氣息，管門巡捕傍着他的木屋在那裏打瞌睡。木屋邊的鐵門緊緊地上着門，沒一扇窗戶有一絲燈光，也沒半個人影，有半滴笑語。我寂寂地踱回房裏，又寂寂地踱到了向街道的窗口。

街燈下映着的是巡查戒嚴的武裝巡捕那修長的身影，裹着綁帶的腿，踏着沉濁的步伐。磚石的房屋默默地聳立着，對門校園裏的樹木也在嘆息牠們的寂寞，光線較暗的馬路中，有幾隻貓大模大樣地散着步；黑的雲，黑的天空，一切都在黑色包圍中。風從我的領子吹進去，禁不住打了個寒顫，天哪！我還能等得他的歸來嗎？

即使他事罷欲歸，也怎能逃得掉這巡捕的戒嚴的難關？即使能僥倖逃得過一個巡捕，也怎能逃過每一條十字路口的這許多，他沒有通行證啊！而且連我的找他，也爲了同樣的原因，成爲不可能，「汽車都不許通行，」我只有完全絕望了，也不得不承認W先生的冷酷可是理智的斷語：「他不會回來，也不必找他。」

沒有辦法我還穿着大衣幹什麼？脫了來掛在櫥裏。

可是他倒底在那裏？會不會出了變故？不會的罷！但在這不合理的社會裏我又憑着什麼能擔保得住？要是萬一——萬一出了一變故，那怎麼得了？

心劇動地跳着，按按自己的脈搏，跳得飛快的，我發現自己是在驚慌着。

我預備坐過夜等他，努力使自己鎮靜下來，重新拿起我以前在看着的書本，想用書本裏的故事吸引住我的注意力，可是不行，我定不下心來，一個個字面從眼前跳過，還是不知所云。我憶起了一個同學的被捕和另一個朋友的失蹤，也是同樣的認為不可能當這消息開始傳到我的耳膜的時候，但後來畢竟被證實了，而且繼續傳來的是他們遭受極度殘酷的刑罰，被打斷的骨骼，血，碎裂的皮膚，竟至於……這有什麼說的，不可能的事在這個世界里毫不留情地變成現實，我戰慄了。漸漸地，漸漸地，在這些密密地排着鉛字的紙面上，我看見了他的面影，是那麼憔悴，蒼白，疑懼的眼睛裏充滿着淚水，旁邊站着惡魔似的怪物，拿在手裏的是刀，槍和皮鞭。呀！這不

是怪物在鞭打他，在殺戮他？一個純正的青年在武力底下忍屈受辱，我不能耐着心腸看下去，我丟掉了書本。四週圍還是依樣的死寂。

我試試看把我的焦急的情緒記下來，我也試試看閱讀那些最美麗的彩色畫，但都失敗了，儘管我怎樣消遣自己，還是排遣不掉我那可怕的惡念的侵襲。

他的面影老在我面前恍惚。

一點鐘了。至少，他在今夜是不再歸來的哩，我怎麼挨過這一夜？

朦朦朧朧地連自己都不知道在想些什麼。忽然我醒過來，原來我的太疲乏了的精神不知從什麼時候起已經打了瞌睡。我彷彿做了許多夢：可怖的，悽慘的，但我都記不十分清楚。看看鐘，已經快五點，黑色的天幕邊開始透露了些微曙光。我到他的臥床和書房里找了一遍，仍舊看不到他的踪跡。總快回來了吧？我伏到窗口去望他。

查戒嚴的巡捕已經撤退了，一些鄉下佬裝飾的挑着青菜蘿蔔的攤子匆匆地走過，也有拎着水壺去泡水的。人們開始了活動，街道也逐漸在恢復活氣，從校園裏

的綠樹叢中看過去，血紅的太陽慢慢地上升！

我伏在門口等着他的歸來。

背上了十字架

第一聲消息

偶然買得了六粒碧綠滾圓的青梅，嘗到了意外可口的滋味：酸溜溜的。回到家里，忽然嘔了。這嘔吐驚動了幾位客人，七嘴八舌的調侃着：

「吐啦吐啦，我們討紅蛋吃呵！」

「紅蛋，給我們吃紅蛋，」

媽呢，淡淡的彷彿並不在意似的看了我一眼說：「病了嗎？」但她的眼睛却在告訴出來，她寧可自己的話落了空，私心里正巴望着那些戲謔的成爲事實。

可是情形却真的非常奇怪起來。

整理一下什物。跟友人們閒談，寫寫日記，都會間斷了去嘔吐。家里人一天幾次可以聽到我這難聽的烏鴉叫似的打噁的聲音，以至於習慣了，不再加以注意。

接着是出奇的愛睡，晚上臨睡時，常貪心地捧起一堆書，計劃着讀這本那本，於是打起精神一字一字的讀過去，不一會，眼臉僵硬起來了，那整整齊齊排列着的鉛字漸漸地模糊，模糊，變成一顆顆黑點，終於螞蟻似的蠢動着，像一羣隊伍在那里遊行。

「蓋上條被罷，當心着冷。」有人好意地遞給我絨毯。

「不，不，我要讀完這些呢。」努力裝出非常清醒的樣子，可是，恍恍惚惚間，我聽到了「朴」的一聲，由於經驗，知道手里的書落下了，却像被催眠似的再沒有力氣去拾起。等再睜開眼睛看時，書已經躺在地上，隔夜的檯燈開着，枕邊原封不動地堆着我給預備了的雜誌，不知從什麼時候起，胸上擁着湖綠色縐的薄被了。

可以說每餐，我吃第一碗飯時，總覺得滋味很好，滿以為可以再來這麼一碗，但

從傭人手里接過來這第二碗時，却突然失去食慾，勉強吃了幾口，終於剩下了大半碗去餵貓。

跟家里人上菜館，看他們你一箸我一箸，箸子雨點似的惠顧到盆里，我呢，默默地把自己飯碗里的扒了些給別人，默默地和着開水吞藥丸那樣嚥下去，回家來却餓了，寧願吃鹹菜豈板湯，我厭惡葷腥，繼續了一個多月，幾乎沒有和別人同桌的需要。

終於自己也懷疑起來，夜闌人靜，正是我們喁喁私語時分，兜幾個圈子，我向「他」告白近天來的經過，但他認為不可能，差不多是絕對地。我却偷偷地去翻閱日記——在這里，我忠實地記錄一切私生活，一頁頁紙張從我手指間滑過，許多隱語只有我自己懂得的都給不放鬆的看去，但仍得不到結論。

爲解決這疑問，我們決定請醫生，是一個我們稱呼他公公的中醫，他先是沉默的按脈，左手之後右手，再按左手，於是鎮靜而且確定地斷定：

「是有喜，一定的。」

「是喜？」像皮球拍在地上的反應似的，他條的從座位上站起，走到公公身邊，

「是喜！」公公顯得很有把握。

「真的呵！真有喜！」這會，我看見他的張開的嘴吧笑了，像正在担心考試會不及格的學生忽然被宣佈他錄取第一名那樣得意的笑。

輕佻的微風在波動，在溫柔地撫摸着樹林上的嫩枝；那些年青的葉子，賣弄風情似的絮絮私語。在歸途上，我們會意地交換一個出於意外的勝利的一瞥。

創作的醞釀

當我的舅母穿上她的新衣，我打趣她：

「摩登來，我的摩登太太。」

但她還過來的是學着我凸出的大肚子：